

欧美文学论稿

克 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欧美文学论稿

克 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文学论稿 / 克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191 - 8

I. ①欧… II. ①克… III. ①文学研究 - 美洲 - 文集
②文学研究 - 欧洲 - 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5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人文主义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	(1)
法国古典主义的唯理主义	(11)
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	(16)
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论争	(23)
现代主义的反叛与承续	(33)
未来主义与马雅可夫斯基	(46)
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	(58)
俄罗斯浪漫主义之父茹科夫斯基	(65)
果戈理与魔幻现实主义	(80)
阿·康·托尔斯泰诗漫议	(92)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中的弗洛伊德趋向	(10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	(119)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	(13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СЛУЧАЙНЫЕ СЕМЕЙСТВА”	(141)
高尔基早期创作中的人意识	(149)
安德烈耶夫：沙俄末年文坛的奇星	(160)
忧郁的乡村歌手布宁	(172)
马克·吐温的儿童心理描写	(184)
海明威、托尔斯泰与战争主题	(194)
风靡一时的霍尔顿	(204)
浅论黑塞的《荒原狼》	(209)
再论《荒原狼》	(214)
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222)

茨威格《爱与同情》简析	(227)
伦茨的《德语课》	(233)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3)

人文主义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

一

人文主义（humanism）是今天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在我们的学界对它的解释却往往存在着偏误。例如一些学者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文主义以人权反对神权，反对以神为本，主张以人为本，因而“humanism”甚至有译成“人本主义”的^①。这样一来，就将人文主义解释为完全否定天主创世的基督教世界本体论，设立了人为世界本源的全新的本体论。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其实人文主义就产生于中世纪基督教内部，它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教会的分裂，诞生了基督教新教；另一方面促发了人性的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甚而助长了人欲的膨胀。

人文主义的核心，首先是人与天主的关系问题，再者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在人是有灵魂的受造物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着的。

其实这两个问题也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讨论中重要的基本问题，从基督教信仰的最开始就奠定了这两个问题的基础。在《创世纪》中说，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天主创造了人，这便提出了人与天主的关系问题；人与世界万物都是天主所造，这样便又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基督教神学界、哲学界的讨论中，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关键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圣宠与善功等问题；就第二个问题来

^① 也有将德语“Anthropologismus”译作“人本主义”，其实也不妥当，这个德语词由古希腊文“ανθρωπος”（人）+“λογος”（研究、命题）+词尾（ismus）构成，这是一种人类学的哲学，主要主张人的自然属性，或说强调自然人，而非视人为世界本源。

说,关键在于人的智慧、理性等优越性问题。

按照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天主创造人时赋予了人灵魂,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自由和优于其他受造物。教父时代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指出,自由意志是灵魂的禀性,它可以作出自由选择。他说:“当意志背离了不变的和共同的善,追求个人的善,即外在于自身、低于自身的善,他便在犯罪。”可是,天主为什么要赋予人包含着犯罪可能性的自由意志呢?奥古斯丁解释说:“不是有意做的事既不是恶,也不是善,因此,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则将不会有公正的惩罚和奖赏。然而,赏罚的公正来自天主的善,它必然存在。因此,天主必然赋予人自由意志。”^①这就是说,天主赋予人灵魂,赋予人意志;意志有服从与违背的选择自由,但为善或作恶要承受奖赏或惩罚的责任,因此弃恶扬善是基督教根本的道德劝说。

然而一些神学家则认为,天主的恩宠已经救赎了信徒,信徒自己不必以善功自赎。比如,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即持这种看法。路德认为,天主的仁慈赦免了基督徒,基督以自己的受难承担了人类的罪,人类得到了基督的义。路德自认为从《新约·罗马书》中找到了思想依据。保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至第十节写道:“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 he 脱免天主的义怒,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了,那么,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②路德认为天主的恩宠是赐予所有人的,而非只赐予尽力为善的人。他否定一切因善功得救的思想。

这样,在基督教神学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焦点是:人因天主赋予了灵魂,便有了自由意志,因而人不同于其他受造物,优于其他受造物,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智自由选择;但人是否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以好的选择获得天主的奖赏从而救赎自己的灵魂,还是天主已由圣子基督的牺牲救赎了人类,人不必通过好的选择自我救赎。在这样的讨论中,人、人的自由意志、人的理智便得到了关注和强调。

①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② 《圣经》(思高本),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1992年版,第1745页。

还有一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基督教在罗马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必然要遇到欧洲文化原初传统中的古希腊思想。事实上，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基督教思想从古希腊哲学中找到了好多可融合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在传播中也吸纳了古希腊思想中的许多元素，在神学问题的探讨中也往往从古希腊经典中寻找一些理论帮助，特别是汲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消化后融入自己的神学和宗教哲学的体系中。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随着对神学问题研究、探讨和论辩的深入，学者们对《圣经》和希腊典籍的原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力图从《圣经》和希腊文献的原文中而不是拉丁文译本中探究更加精确的意义。于是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热潮应运而生。同时也重视拉丁文典籍的文本研究，因而，产生了校勘学、语言学。对古代文化的热情也影响到学校教育，一些学校加强了对语言、修辞、文学、艺术及历史和道德哲学等的学习。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人文主义”最初的意思是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然而这种对古代语文和典籍的研究，使人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人们在《圣经》中更多地看到了基督体现出的天父对人类的浩大的爱，无论是罪人还是妓女、税吏、被社会遗弃的人都受到基督的平等对待，而不遭被嫌弃。保禄在《迦拉达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至第二十九节中写道：“其实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①

正是《圣经》中尊重人、爱人的精神和将所有信徒一律看成天父之子的平等观念与古希腊文化中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人的天性的肯定，正是基督教神学讨论中和古希腊文化传统中对人的意志、理智等的共同肯定，二者的特殊融合形成了当时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关注人、尊重人，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但并不以此否定天主，对抗宗教，排斥精神道德和正常的宗教生活。人伟大，因为他是被赋予灵魂、受到天主特别宠爱的受造物，在天主的一切造物中是最伟大者，而

① 《圣经》（思高本），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1992 年版，第 1812 页。

不是比天主更伟大或同天主一样伟大，更不是世界的本源（所谓“人本主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那段著名台词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尚的理智！多么广大的才能！仪表和举止多么优雅、多么美妙！行为多像一个天使！悟性多像一个天神！世界的精华！动物中的尤物！（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y!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人是一件杰作（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谁的作品？当然是天主的作品。因为天主赋予了人灵魂，有高尚的理智，有自由意志的强大力量，所以，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the beauty of world），是动物中最优秀的（the paragon of animals）。人被视为高于自然界的一切。正如公认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在《论自己与他人的无知》中说的那样，自然之物“即使是真实的，对幸福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了解动物、鱼类和蛇类的本性，却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的起源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对人的高度肯定，将人视为高于自然界一切的思想，并没有使人文主义走向否定天主、否定基督教的极端。彼特拉克继续说，为了充分认识人类的拯救，就要认识天主——“这是真正的和最高的哲学”。他认为，“在思考和谈及最高真理、真正幸福和永恒的灵魂拯救时，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②。

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是有理性的最优秀的动物——人文主义者这种人优越于自然万物的思想正好顺应了日渐兴起的人掌控自然、支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主义。而人文主义对现世生活的肯定则逐渐引发了对禁欲主义的不满，进而导致愈演愈烈的物欲主义和情欲放纵。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其他各个文化领域中。

①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② 同上。

二

一般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14世纪初至15世纪。这个阶段，人文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意大利和英国。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化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钻研古典的学问家，他们极力把基督教思想与古典哲学相联系，扬弃褊狭的哲学体系、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现世生活。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薄伽丘和英国的乔叟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反对基督教的。的确，这两部作品批判了教会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但是它们的批判标准恰恰是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十日谈》开篇故事中无恶不作的夏贝莱洛以谎言骗取了神父和教徒们的信任，然而讲故事的人相信他死后应该下了地狱，说：天主“不计较我们的愚昧，只观察我们的真心诚意；不管我们错把主的仇敌当做是主的友人，而向他倾吐我们的心愿，天主同样垂听我们的祈祷，就像我们所选的代祷人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一样”。第二个故事中，犹太人亚伯拉罕虽然耳闻目睹了罗马教廷的种种丑事，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改信了天主教，他说，“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还是屹然不动，倒反而日益发扬光大起来”，认为“一定有圣灵在给它做支柱、做基石”，天主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圣”。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故事则本来就出自宗教朝圣者之口。这两部作品虽然嘲讽某些堕落的神职人员，但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法国。这时，人文主义思想较早期有所普及，开始与市民阶层追求现世享受的欲望相遭遇，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放纵肉体欲望的理论依据和思想鼓励，因而文学中反对禁欲主义、排斥宗教道德的一些传统规范、肯定尘俗享乐、推崇自由意志成为重要内容。拉伯雷的《巨人传》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卡冈都亚从娘胎里一出来就喊：“要喝，要喝，要喝！”而巴汝奇最终找到的人生答案也是“喝吧！”但是，如果说代表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卡冈都亚教导儿子“无

知是一种耻辱”，那么，代表着新时代市民的巴汝奇信奉的信条则是“没有钱是极大的痛苦”。可以看出，卡冈都亚的“要喝”是人生的需要，是对现世生活的肯定，而巴汝奇的“喝吧”则是对尘世享乐的追求，是放纵肉体欲望。这显示出人文主义思想与市民欲求的区分。然而，领受了父亲卡冈都亚教诲的庞大固埃与巴汝奇成为朋友，结伴而行，这恰好说明了人文主义与市民欲望的相遇。不过，与庞大固埃同行的朋友还有若望修士，作家仍然让主人公为若望修士建了一座修道院，尽管它没有严格的守则。这也说明，即使这个阶段，人文主义仍然没有背弃宗教。

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文学成就主要在西班牙和英国。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运动衍化出的不良后果，认识到过分强调肉体享乐、排斥灵魂约束造成的人类罪恶，进而怀疑人文主义的理想性，因而文学中开始关注人自身的矛盾性，揭露和否定人性中的弱点，寻求“重整乾坤”的出路。堂吉诃德善良的侠义救世行动碰了壁。对堂吉诃德善意的嘲讽，也可以看做怀抱人文主义理想的塞万提斯无可奈何的自嘲。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寻找到了什么？

三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人文主义明显地表现出“乐观—失望—回归”的变化轨迹。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早期（1590—1600），作品主要是历史剧和喜剧。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对善的理想追求，相信善是强大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即使人世间存在恶，人的行为有时丑恶，但最终善总会战胜恶，人性中的善总会克服恶而发扬光大。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亨利四世虽然是个篡权僭位的君主，但是能平息叛乱，整治国政，而且能悔罪自责。在亨利四世身上，体现了善的复归，善对恶的克服，表现了善的强大。在亨利五世身上同样表现了这样的信念。亨利五世原是个“浪子”，但最终转变成成为英明的君主。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喜剧同样充满乐观、浪漫的情调。这些作品赞

美人的自由和价值，歌颂爱情、友谊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肯定人的美德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作为喜剧，虽然有时也要揭露生活中否定的、阴暗的东西，但是最后善总是会战胜恶的。在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珍重友情，而且最后能宽容地对待夏洛克，被塑造为一个善良人性的代表。夏洛克显然是个恶的代表。但是，最后，不仅安东尼奥代表的善战胜了夏洛克代表的恶，而且夏洛克接受了做基督徒的要求，这象征他的灵魂将获救，善良人性将复苏。剧中颂扬了安东尼奥同巴萨尼奥等人的真诚友谊，颂扬了巴萨尼奥与鲍西亚等三对青年的坚贞爱情，这些都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鲍西亚的聪明才智和大胆行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女性的存在价值。《第十二夜》被看做莎士比亚喜剧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这个剧本没有《威尼斯商人》那种激烈的善恶冲突，主要是肯定爱情、友情、亲情等人类美好的情感，基调轻松、愉快、浪漫。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中唯一的悲剧。这虽然是悲剧，却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它的悲剧冲突，是爱与恨的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坚贞不渝的爱与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个家族间顽固的仇恨构成了这个悲剧的矛盾。作品歌颂纯真的爱情，它是人类美好的情感。正像所有的悲剧那样，代表美好力量的一方作出了牺牲，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却化解了两个家族的世仇。这就是说，从人性和人类普遍精神的层面来看，美战胜了丑，善战胜了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纯属偶然。如果罗密欧及时得到朱丽叶假死的消息，那么，劳伦斯神父的安排就可能成功，罗密欧和朱丽叶不必牺牲就可能以爱化解恨——这显然是一种乐观主义。

总之，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对人充满了信心，对人的美好情感、高尚行为、了不起的理智和智慧热烈讴歌，对人类精神中善的力量怀抱乐观的理想。而且，这种善的引导者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精神——无论夏洛克的洗礼还是劳伦斯神父的计划安排都说明了这一点。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大致是在1601—1607年间，这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主要作品是悲剧，另有三部所谓“阴暗的喜剧”，或称“问题剧”、“悲喜剧”。这一时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人文主义肯定人，崇尚人，重视人

的现世生活，可是，人的本性却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对禁欲主义的反拨一旦突破了宗教精神的最后防线，肉体一旦挣脱灵魂的基本约束，人性中的恶就会肆行，人欲就会泛滥，世界就会罪恶遍地。哈姆莱特不得不愤然慨叹：人世间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当然，这不是人文主义自身的错，人文主义没有错，而是人文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被市民欲望歪曲、世俗化的结果。可是，这种矛盾却足以使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动摇，使他对人失望。他原本相信“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可是现在在他看来，“这一个泥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他让奥菲利亚进修道院去，说：“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他虽然想要重整乾坤，然而在失望之中，他却陷入了“生存还是死亡”的痛苦深思。

正是对人的信心的动摇，正是发现了人性恶的强大甚至不可战胜，在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悲剧中，善恶斗争的结果总是同归于尽。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这是整体人性的毁灭，是人类本身的毁灭。在《哈姆莱特》中，作为善的体现的哈姆莱特和作为恶的代表 的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哈姆莱特所谴责的被情欲俘虏的母亲乔特鲁德死了，克劳狄斯的帮凶波洛涅斯死了，被仇恨支配的雷欧提斯死了，善良的奥菲利亚也死了——按照失望中的哈姆莱特的逻辑，她也会像他的母亲一样堕落。奥菲利亚甚至可以看做是哈姆莱特杀死的，但这在现在的哈姆莱特的逻辑中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承认自己像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坏人”。他说：“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这虽然是别有用心的“疯话”，但却是他现在对人的真实看法。既然他也是坏人，导致奥菲利亚不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血淋淋地解剖了一个堕落的灵魂。麦克白原本是一个忠于国王、战功赫赫的英雄，但是，仅仅是女巫的暗示和妻子的怂恿，就使他的人性中的恶骚动、膨胀，最终在他身上恶压倒了善，他堕落成为弑君篡位、大肆屠戮的恶魔。最后他自己也被杀死了。这是一出人性毁灭的悲剧。人性中善恶的冲突就是悲剧的冲突。麦克白杀害了自身的善，也杀害了世间的善和道义。

《奥瑟罗》、《李尔王》等悲剧也都揭示了一幕幕人性恶的可怕场景，善恶斗争的结局也多是同归于尽。而且，从《哈姆莱特》、《奥瑟

罗》、《李尔王》，到《麦克白》，越来越揭示出恶的强大和可怕，越来越表现出对人性的失望。即使这一时期的喜剧，也笼罩着浓浓的阴暗。这些“阴暗的喜剧”也展示了杀戮、奸淫、恃强凌弱、等级歧视等人类之恶和善的被践踏。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后阶段（1608—1612），作品是四出“传奇剧”。莎士比亚面对人性中激烈的善恶冲突，面对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实际的矛盾，极力寻找解决的出路。寻找出路——这几乎是所有作家都要经受的难题。莎士比亚找到的，是基督教精神的回归：忍耐，宽恕，抑恶扬善，善恶自有上天的报应。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结尾时“老人”的终场诗点出了全剧的思想：善良的配力克里斯忍苦受难，得到神明的保护，最终与妻女团圆；忠良之臣赫力堪纳斯、博学好善的萨利蒙受到敬仰；乱伦的安提奥克斯、奸恶的克里翁夫妇遭到天谴，受到应有的惩罚。正如天主的宣告：“复仇是我的事，我必报复。”^① 善恶各得所报。

另一部传奇剧《辛白林》中，辛白林与女儿伊摩琴、与波塞摩斯化解了矛盾，与培拉律斯尽释前嫌；波塞摩斯宽恕了阿埃基摩；英国和罗马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和谐的景况，建立在爱与宽容的基督教精神基础之上。辛白林欣然祝颂：“让我们赞美神明；让献祭的香烟从我们神圣的祭坛上袅袅上升，使神明欣享我们的至诚。”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剧本，也是他最后一个剧作。剧中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宽恕了夺去他爵位的弟弟安东尼奥，离开流亡的荒岛，一家人其乐融融地重返家园。

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仍然颂扬波塞摩斯、吉德律斯等人的智慧、勇敢等，但是，人如果失去了善的德行，就丧失了真正人的价值，如克洛顿、克里翁夫妇以及阿埃基摩等。

从以上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莎士比亚渴望以宗教的力量拯救人的灵魂，以宗教道德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恶，以宽恕精神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实现平等、自由、友爱的人文主义理想。而这也正是基督教的

^① 《圣经》（思高本），《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1992年版，第1758页。

人文精神。

莎士比亚生活和创作于人文主义运动的后期。他最初焕发的乐观的人文主义理想不久便被严酷的现实所击破。但是，他并未放弃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类现世生活的美好理想，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人的信念。他像哈姆莱特一样痛苦思索，但最终从哈姆莱特的忧郁中振作了起来。他仍旧歌颂人的理性、智慧、勇敢等高贵的品质，但将善的品行作为衡量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企图重新以基督教的精神冶炼人的灵魂，提升人的道德，医治社会的疾患，造就一个和谐、友好的现实世界。莎士比亚始终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创作始终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法国古典主义的唯理主义

17 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王权专制国家。国王与中小贵族和新起的中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遏制了国内大贵族的势力，成为独揽一切权力的专制君主。1661 年亲政的路易十四即宣称：“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专制国王不仅手操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的大权，而且在文化领域也实行专制统治。法国统治者相继成立法兰西学士院及各种文学艺术机构，国王通过法兰西学士院和这些专门研究院、学院等控制文化和文学艺术活动，制定和推行代表国王意志的有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令。这样，在王权的控制下，也是适应王权的需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复兴古典、强调理性的文艺倾向便被纳入了王权政治理性的轨道。

然而，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复古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古典、重视理性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相背离的。人文主义者重视古代文献，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钻研亚里士多德著作和《圣经》原文。在文学艺术上，他们以古代文艺为典范，学习古代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在复兴古代文化艺术的活动中，人文主义者受到古代文化民主、自由精神的熏陶和启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智慧，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以人的理性指导生活、认识真与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斐微斯（Juan Luis Vives, 1492—1540）在《人的寓言》中把世界比喻成朱比特为人准备的舞台，人可以扮演从最低等的植物到最高级的神灵的演员，人具有高于物质和动物世界的能力；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即选择和造就自己地位的力量，这是天神赋予人的礼物。他赞美人：人有高傲的头颅——这是神圣心灵的城堡和殿堂，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和谐、完美。这也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对人的赞颂：“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是动物中最优秀的!(the beauty of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全知全能的人”,作家理想的德廉美修道院没有任何束缚人的清规戒律,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修道院的唯一律条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复兴古典,正是发扬了古希腊文化和《圣经》福音书中民主、自由的基本精神和平等、爱人的中心思想,它的理性是人道主义的理性。人文主义者把人看做有意志的、有智慧的、有才能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完全是自由的,完全可以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法国古典主义却与人文主义不同,它正好抽掉了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艺术的民主、自由、爱人的精髓,而代之以王权专制的思想,提倡机械地模仿被歪曲、被僵化了的一些古代文学形式,从而用一些律条束缚作家的自由创作,比如“首须爱义理”、要“典雅”不“鄙俗”、音律要严格工巧、戏剧要遵守“三一律”,等等。所以,古典主义的理性从本质上讲是反人道的理性,扼杀人性的理性。古典主义首须遵循的理性把王权专制政治视为最高原则和准绳,要求每个人必须拥护王权,放弃人性自由,克制个人感情和个人欲望,服从专制统治,所谓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私欲服从公民义务。古典主义悲剧奠基者高乃依的《熙德》便是以这种理性主义为准则的文艺创作典范,尽管仍令文艺统治者不满而受到批判。剧中施曼娜在爱情、家仇和国家利益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完全听凭英明国王的安排,把自己的家庭、婚姻和一生命运全都交给国王做主,克制自己的爱恨情感,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服从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施曼娜服从的理性,便是古典主义倡导的理性。

固然,人文主义也重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但是人文主义者是从民众的角度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民族和国家利益是和民众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文主义者是要把民族和国家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使这个民族和国家中所有的民众都享受到人性的自由权利,自由地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哈姆莱特就是把个人复仇与将民族和国家从暴君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重任统一了起来。在人文主义者那里,民族和国家是整个民族的人们和生活在那个国家中的所有人民的民族和国